

# 評 *Getting Saved in America: 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趙星光

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Getting Saved in America: 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By Carolyn Ch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0 pages.

在美國的移民史上，1965 年的移民法修正案(the 1965 Immigration Reform Act)，允許提供歐洲以外地區的移民配額，也讓早期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有機會在學成之後，留在當地工作成為首批的「台灣」美國移民，其後留學生的家屬以及因政治、經濟因素移民美國的台灣人逐漸增加，台灣人社區中的宗教也逐漸呈現多元的風貌。台灣與其他非歐洲地區的新移民，帶來了有別於基督宗教的多元宗教傳統，來自亞、非、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所帶來的宗教，在美國社會的發展以及對新移民融入美國社會過程的影響，成為 1990 年代以來美國宗教社會學界重要的研究議題，大型的研究計畫包括由 Stephen Warner 教授主持的 New Ethnic and Immigrant Congregations Project (NRICP)，以及 Helen Rose Ebaugh 教授主持的 Religion, Ethnicity and New Immigrant Research (RENIR)新移民宗教研究計畫都在 1990 年代完成。

作為一個台灣在美國第二代移民的社會學者，Carolyn Chen（以下簡稱 Chen）改寫自其博士論文的專書 *Getting Saved in America: 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以下簡稱本書），將主要的焦點放在：（一）面對移居的美國異域文化與社會結構挑戰，

為適應移居的美國社會生活，台灣在美國洛杉磯地區的移民如何重新建構新的台灣人社區，以便獲得必要的社會支持；（二）如何從新建構的社區與新的道德傳統中建構台美人的自我認同。本書從宗教對台美移民的功能角度切入，分別以美國南加州地區基督教的「恩惠福音教會」(Grace Evangelical Church)以及佛教的「法光寺」(Dharma Light Temple)，<sup>1</sup> 作為田野觀察資料蒐集的場域，探討台灣移民宗教如何滿足台灣移民（特別是第一代移民）在美國異文化社會定居(settlement)過程中，台美人身分與社區建構的需求，最後融入美國社會成為美國公民。Chen特別強調宗教改宗與委身（無論基督教或佛教）對台灣移民的定居與身分轉換過程具有顯著性的影響，因為移民與獲得救贖的過程一樣都經歷類似死亡與復生，以及解構與重建的辨證過程。佛陀只有經過對當下世俗、家庭、財富與認同的解構，才能體驗立基於彼岸的事實，真正的體悟出新的社區、僧團及新的自我。基督也提出新「重生」的自我、建基於信徒教會的親情關係，以及基督的追隨者從中塑造新的基督徒身分。當然，移民移居的美國多元社會與宗教情境，也提供了台灣移民成就特有的定居與救贖的社會場域。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跳脫 1980 年代較早期的美國新移民研究，將移民適應與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歸因於巨觀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例如經濟、教育與政治，而將移民在美國異地社會宗教改宗與實踐，以及社會生活適應與新自我認同的建構整合，呈現台灣移民在融入美國社會過程中細緻的心理認同轉換。身為第二代的台美移民，Chen有機會突破台美移民受訪者身分認同與心理區隔的障礙，得以進行這種難能可貴的細緻觀察，也是本書能展現特色的重要原因。

本書在書寫的結構上區分為五章，加上前言與結論共七個部分組成。前言的標題「經由成為美國人而成為宗教人」(Becoming Religious by Becoming American)，開宗明義的指出本書的目的，企圖分析許多移民前對宗教不熱衷或不參與的台美移民，為何在經歷了移民定居的

---

1 兩個宗教組織都是化名，作者也經由特定的化名方式，展現兩個宗教組織的背景歸屬，以及對這兩個宗教組織運作的影响。

過程後，成為熱心的基督徒或佛教徒？更具體的研究問題是：在台灣移民的移居與定居過程所遭遇家庭支持流失，以及個人社會地位與資源的失落雙重挑戰下，台灣移民如何在美國移居地建構新的社區獲取社會支持，重新建構新的道德傳統與自我認同，以便順利的轉化為美國人。隨後的第一章介紹南加州台灣人移民與移民宗教的概況，並比較深入地介紹本研究的兩個田野場域，基督教恩惠福音教會與佛教法光寺與台灣移民社區的連結關係。第二與第三章分別聚焦在基督教會如何提供一個道德與組織的基礎，讓改宗者加入教會形成一個新的社區，並讓教會社區的成員得以使用新的身分，落實適應美國的現實生活；並且描述台美移民社群基督教會的發展，也引起部分移民對原鄉宗教文化失落與原鄉宗教認同的自覺，此一自覺讓傳統上無論在個人認同與儀式實踐上都偏向於隱藏性的佛教，在美國的台灣人社群中轉換成顯性的宗教，台美移民佛教徒身分的取得，也由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取代傳統的家族歸屬認同，進一步凸顯教義在台美移民佛教徒信仰中的核心地位，也讓台灣移民佛教發展得更像美國宗教。

第四章著重於分析台美移民分別經由基督教或佛教，改宗成為宗教人的歷程，以及改宗對個人認同轉換所產生的影響。經由宗教改宗以及積極投入宗教實踐，女性得以從華人傳統家族中心的依附角色中被解放出來，塑造出獨立於家庭角色的自我；而男性也經由在宗教組織內新角色的取得與信仰詮釋，找到世俗職業成就以外的真我。這種藉由改宗所帶來的道德意識與身分認同轉換，讓台美移民可以真正的面對全新的移民生活。第五章 Chen 引用韋伯「救贖性宗教」的類型概念為基礎，指出無論佛教或基督教都提供人類獲得救贖的技術，台美移民投入當代佛教或基督教的宗教實踐(practice)，不僅只是表達對神明或祖先的崇敬或贖罪，而是期待達到系統性地轉換充滿罪與無知的自我。經由改宗加入基督教或佛教的宗教實踐，台灣移民發展出深層的道德紀律與新的社區歸屬(特別是基督教)，並得以取代在移民過程中被削弱的儒家傳統、社區與家庭制約結構。藉由台灣人移民宗教改宗所培養聖徒的過程，讓台美人真正得以脫胎換骨成為美國人。

作為一本宗教社會學的學術著作，本書採用了個人層次的需求、組織的策略與運作，以及社會情境的制約與支持三個層次的互動架構，來開展分析美國的台灣人移民，如何藉由尋求宗教改宗來滿足建構新社區與自我認同的需求，而宗教組織也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讓台美移民成功的經由宗教改宗與實踐轉換成為美國人。在個人的層次上，Chen認為移民行動造成這群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台灣人，在移民美國後經歷了一個拔根性的離散經驗，以及在教育與職業層級向下流動的雙重挑戰。台美移民面對這些挑戰，需要建構新的社區以取得社會支持，找尋新的自我定位，以及日常生活的意義感，以利適應在美國社會的生活。這些需求造成許多在移民前對宗教並不十分熱衷的台灣人，移民美國後對宗教產生不同以往的期待。雖然許多人在移民的初始過程，都受到美國主流宗教的基督教會的協助，也因此經由改宗加入基督教所建構的社區，並在基督教所提供的社區內找到新的自我認同。但另一些移民眼見原居地傳統的宗教，在美國台灣人社區逐漸成為邊陲的弱勢，為保存熟悉的傳統宗教以及與基督教徒的區隔，美國台灣移民的佛教轉化一種自我意識的認同(self-conscious identity)，或一種具體（制度性）的宗教信仰。成為佛教徒意味著對佛教教義的熟悉與深度佛教徒身分認同，此種認同是經由個人理性的選擇結果，是足與西方社會的科學、宗教相抗衡。台灣移民在美國所經歷的社會與宗教張力，讓成為佛教徒變成一種高度宗教意識的展現，參與佛教相關團體活動、研讀經典與投入宗教團體服務，讓台灣移民佛教徒成為制度性實踐的佛教徒。

在宗教組織的層面，基督教是最早展開對台灣移民提供服務的宗教團體，但基督教的教義、儀式與實踐參與方式，大部分的台灣移民都相當的陌生。Chen認為基督教會積極滿足移民日常生活實際的策略，是啟動這些原本不是基督徒的移民投入基督教會的最大因素。一旦這些台美移民進入教會，改宗的過程不僅在教會內得以建構其個人的社會網絡、累積社會資本，台灣移民「福音派」基督教會的本質，讓他們（特別是男性）在教會內的參與找到自我的角色，有利於重新

界定在美國移民社會中的自我。在本質上佛教並不像基督教會，不強調建立以改宗者為主體的新社區，加上本書研究中比較多的佛教徒個案都有家族成員居住於南加州地區，參與佛教的台灣移民除了希望建立有別於基督徒身分認同之外，佛教以情感（原鄉宗教文化或個人網絡），以及強調佛學的科學知識性內涵來吸引台灣移民的參與。因此，台灣移民無論是參與基督教或佛教，都不再是家族傳承的宗教文化，而是自我的選擇結果，成為宗教人讓他們找到真正的自我與歸屬認同。

最後 Chen 認為台灣移民宗教的發展，以及台美移民經由改宗成為宗教人，得以順利的在美國移居地找到自我認同與生活意義，必須放在美國社會的宗教與社會結構的架構下來了解。她認為當代台美移民轉向宗教尋求解決歸屬(belonging)、認同(identity)與道德意義(morality)的問題，也是歷代五月花號移民的子孫解決上述問題的方式。在美國社會宗教一直扮演提供個人歸屬、集體認同與道德行動基礎的重要角色，台美移民的宗教，無論是基督教或佛教，在其發展的過程都已轉型成為美國宗教，也為台美移民提供美國宗教所扮演的社會功能，讓台美移民經由成為宗教人得以脫胎換骨成為美國人。

本書的核心議題在分析宗教（改宗）到底發揮了什麼功能，讓台美移民可以建構新的社區並找到自我認同。資料的蒐集場域是兩個台美移民宗教組織，並以參與該組織的成員為訪談對象。研究議題的設定、資料蒐集方法與訪談對象，似乎已經指向可能產生的研究結果。宗教改宗者的自我敘述，通常會是「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的回溯性敘述，訪談個案如果是宗教場域內的改宗信徒，並且自認目前的定居生活較前改善，研究者如何判定受訪者自我敘述內容的效度？加上特定場域訪談的個案選擇，無論數量或特質本來就會受到相當的限制，本書的研究結果可能需要有不同場域與更多個案（包括不再參與宗教場域的改宗者，以及參加宗教活動但未改宗的個案）資料的反覆驗證，才能進一步的確認。

本書呈現一個有別於早期移民宗教研究結果，1980 年以前的研究

認為移民宗教能發揮保存族群文化與族群認同的重要功能，Chen則強調台美移民宗教對移民定居與脫胎換骨成為美國人的正向（適應與融入）功能。事實上，沒有重要宗教背景的第一代台美移民加入這些移民宗教團體，最起初的動機可能是「族群」與「文化」的考量，遠勝於找尋宗教或其他認同的需求。一般而言，參與基督教會與佛教的群體應該是具有比較高教育與社會地位的移民，這些移民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與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因此也會呈現比較良好的適應狀況。本書所觀察與訪談的對象均來自基督教與佛教，但根據作者展示的資料顯示，南加州信奉基督教與佛教的台灣移民，約占有南加州台灣移民總數的 40-50%，其餘的移民可能仍然信奉或參與原鄉的信仰，或沒有特定的信仰偏好與沒有投入宗教活動。特別是有不少台灣移民參與原鄉信仰或宗教團體，例如一貫道、媽祖、新興宗教團體與其他地域性神明，或是教育與社經地位比較低的移民仍然私下進行算命或求籤等民間信仰的宗教活動。Chen 蒐集的資料並未涵括這些群體，這些比起佛教更具原鄉性的宗教，還存在南加州台灣移民社區，可能也尚未轉換成為「美國宗教」的型態，是否對參與的台灣移民提供與基督教、佛教相同的功能，未來需要進行逐一的檢視。

Chen在論述中認為許多人參與佛教的動機，是對於異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在台灣移民社區高度發展的回應，參與佛教是對保存族群與族群宗教文化心態的具體展現。另一方面，Chen的訪談內容也呈現，許多佛教徒對佛教儀式的參與型態與心態（如不定時的參與以及對宗教儀式參與後的期待），似乎與移民前差不多，仍然抱持方便與功利的心態參與宗教。因此，佛教是否與基督教一樣，可以充分的扮演並取代美國宗教的功能，促成台灣移民脫胎換骨成為美國人的關鍵機制，必須要有更多資料的支持。

整體而言，本書作者因具台美移民局內人的身分，得以跳脫以往宗教社會學移民宗教研究偏重巨觀的視野，而從改宗個案的個人經驗著手、連結組織特質與策略，並檢視美國的社會、宗教情境，對上述個人經驗與組織策略作為提供的利基與制約，回答台灣移民宗教如何

成功扮演協助台灣移民落地生根的角色。在國內外宗教社會學探討台灣移民宗教發展著作中，本書不僅是少數的台灣移民宗教研究的開創性著作之一，也是華人社會學界從微觀到巨觀整合觀點的宗教社會學研究不可多得的案例。